

科幻世界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月亮孩子

THE MOON

CHILDREN

【美】杰克·威廉森 著

冯晓黎 译



一部一级棒的科幻小说

美国科幻大师杰克·威廉森最具想像力的作品之一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幻世界

姚海军 主编

月亮孩子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THE MOON CHILDREN

一部一级棒的科幻小说

美国科幻大师杰克·威廉森最具想像力的作品之一

[美] 杰克·威廉森 著

JACK WILLIAMSON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 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孩子/[美]威廉森 著; 冯晓黎 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4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622-0
I.月… II.①威… ②冯… III.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4372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月亮孩子

著 者	[美]杰克·威廉森
译 者	冯晓黎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程蓉伟
封面设计	李益炯
版面设计	李益炯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10 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蓝剑协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4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7000 册
定 价	17.00 元

ISBN 7-5364-5622-0/I · 6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



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做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



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在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杰克·威廉森和他的《月亮孩子》

姚海军

杰克·威廉森是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继海因莱因之后评选出的第二位科幻大师，也是美国少数经历过科幻小说黄金时代而至今仍在进行创作的老牌科幻作家。从1928年发表处女作至今，他已经连续写了七十四年。2001年，93岁的威廉森以新作《最终的地球》赢得雨果奖，创造了科幻史上的奇迹。

威廉森1908年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后来几经搬迁，才在新墨西哥州东部的一个偏僻农场定居下来。1926年，威廉森怀着成为科学家的梦想高中毕业，但家庭的困难却迫使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恰在此时，正在连载A·梅里特作品的著名科幻杂志《惊奇故事》出现在



他面前。威廉森开始试着为《惊奇故事》写一些梅里特式的故事，于是，处女作《金属人》(The Metal Man)很快就出现在《惊奇故事》上。提到当初的写作动机，威廉森坦率地承认，除了喜欢科幻外，最主要的动机是为了钱。不过他很快发现：科幻对于他绝非仅仅挣钱而已，它解放了他的创造力，成就了他的事业，还帮助他克服了因出身贫寒而产生的自卑。

也许是艰苦生活造就了他坚韧内敛的性格和掌握读者喜好的独特技能，威廉森在写作上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他总是能够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风格，使之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调整的结果是显著的：威廉森的作品长盛不衰，而他本人则成了美国科幻界的“长青树”。

威廉森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5年以前，他的创作集中在当时流行的“太空歌剧”上，被誉为“太空歌剧”的两大台柱子作家之一；1945年以后，他的创作则更加多样化，并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物心理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威廉森第一阶段的长篇有十多部，它们大都以在杂志上连载的形式发表，包括《外星智能》(Alien Intelligence, 1929)、《乌托邦要塞》(Fortress of Utopia, 1939)等等。他在这一时期最好的作品是“航时军团”系列中的《时间军团》(The Legion of Time, 1938)，它表达了作者的未來观，即任何未来都有可能存在，但实际上能够存在的未来却只有一个。威廉森通过这部作品，第一次提出了“平行宇宙”的概念。

随着坎贝尔黄金时代的来临，威廉森一夜之间成了老前辈，但他用令人赞叹的速度适应了新的环境。1940年他发表了《比你想象的更黑暗》(Darker Than You Think)，随后又发表了著名的《反物质飞船》(See Tee Ship, 1943)和《反物质辐射》(See Tee Shock, 1949)。

50年代初，威廉森再次面临自我超越的困境，一直到60年代，都较少独立创作，基本上是与别人合作。虽然与冈恩合作的《星



桥》(Star Bridge, 1955)再次证明了他太空歌剧方面的非凡造诣,但他与波尔的合作却更长久。在第一个系列“海底三部曲”(1954~1958)获得成功后,他们很快又创作了“星孩”(1964~1969)系列。

70年代,威廉森的作品仍然不多,除了继续与波尔合作的两部“布谷鸟传奇”(1975)外,最重要的就是《月亮孩子》(1972)。这部作品获得了当时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威廉森突破自我的标志。

对于科幻界来说,威廉森是个标准的榜样作家,他在繁忙的创作之余,以一种令人敬慕的精神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56岁时,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新墨西哥州大学教现代小说和文学评论,直至1977年退休。这期间,他努力促使科幻成为一门正式的理论学科,为提高科幻文学的地位做出了贡献。1978年,威廉森被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推选为会长。

退休之后,威廉森仍新作不断,《天网坠落》(Lifeburst, 1984)、《滩头堡》(Beachhead, 1992)、《月亮魔鬼》(Demon Moon, 1994)、《黑太阳》(Black Sun, 1998)等作品均深受读者欢迎。特别是,2001年的《最终的地球》,充分展现了一个老牌科幻大师令人敬畏的创作活力。

从《比你想像的更黑暗》到《黑太阳》,威廉森的大多作品都带着浓郁的神秘色彩。《月亮孩子》也是如此。一旦打开它,一个个悬疑就会像一根根魔藤,将你紧紧缠绕,让你无法逃脱:三个训练有素的宇航员鬼使神差地在月球着陆,他们在月球上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妻子不约而同生下怪异的婴孩,这三个怪婴又将经历怎样的未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科幻作家,威廉森熟知神秘事物对科幻读者的巨大吸引力。他层层剥笋,用一个谜底牵出另一个谜题。于是,不知不觉中,探寻的渴望便将你引上了月亮孩子们的未卜之



途。

对悬疑的充分运用，使《月亮孩子》情节紧张。但是很显然，威廉森所要着力探讨的却并非是一个与悬疑有着天然关联的主题：不是神奇的太空冒险，也不是恐怖的外星人入侵，而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里说的“自然”，包括整个宇宙的生态）。这便是为什么当小说中的人类刚刚信心满满地怀着征服的野心深入太空，就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各种外星智慧的围攻之中的原因——威廉森运用科幻小说惯用的极端化手法让你无法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个宏大的文学主题，也是科幻小说的传统关注点之一，涉及这一主题的科幻小说多得无以数计，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只是空洞的说教。比较而言，《月亮孩子》是成功的。威廉森没有直接就事论事，大讲不同文明应如何和睦相处；而是将宏大融于细小，用不同人对待三个月亮孩子的不同态度，以及三个孩子之间的不同情感来展现人类的偏狭、自私，当然更有博爱。当爱最终战胜一切（其高潮是代表着博爱的尼克在代表着偏狭的盖伊的身体里重生），象征着真正宇宙大同的超光速飞船终端站便焕发出生命的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讲，《月亮孩子》是一本关于爱的小说。人类因有爱才有未来——这样的结论虽不新奇，但却永远能让人感动。

当然，《月亮孩子》并非完美之作。或许是出于对神秘感和象征意味的追求，威廉森始终没有对月球上的虚幻的超光速飞船终端站这样的细节进行合理的解释，甚至在结尾安排了月亮孩子借体重生这样的场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月亮孩子》作为科幻小说的价值与魅力。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月亮孩子》中译本曾在《科幻世界增刊》发表，如今列入“科幻世界大师丛书”出版，除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及校订外，我们还特别收录了威廉森的一部1947年的作品——《均衡器》，这部作品同样展现了威廉森的理想主义情怀。



目 录

月亮孩子

第一章 遗传·····	1
第二章 差异·····	40
第三章 罪恶·····	77
第四章 困惑·····	115
第五章 宿命·····	152
第六章 未来·····	191

均衡器

·····	221
二·····	231
三·····	240
四·····	245
五·····	256
六·····	263
七·····	269
八·····	274
九·····	281
十·····	291

月亮孩子

冯晓黎 译

第一章 遗 传

人类首次登陆月球那天，我和我哥哥汤姆都躺在纽华克市父亲开的小店的二楼地板上，盯着家里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津津有味地看这历史性的一刻是如何发生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而对于全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

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那句震撼人心的话仍旧留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破旧的地毯散发出的父亲土耳其烟草强烈的气味，母亲熏衣草爽身粉的味道，以及房间里弥漫着的酸臭气至今也都还萦绕在鼻尖。我亦依然清楚地记得，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那一刹那，我因内心狂喜而呼吸困难、喉咙阵阵悸动的感觉。

“他们现在可找到钱了！”汤姆口气里毫不隐藏的妒嫉几乎毁了我当时美好的心境，“而我，还困在霍特任普洛兹！”

纵使月亮孩子多年后才出生，但他们的故事从那一刻就已开始。这个故事很长，要我来讲似乎太难了，所以我希望挑选到一个口才比我好的人（最好是个“故事大王”）来讲述。谁能担此重任？我认为非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莫属。

格列佛一直是最钟爱的文学人物。我从未能理解斯威夫特这个神学讽刺作家的高深理论，但总觉得格列佛很亲切。一个非常质朴的普通人，理智而诚实，本没有什么过失，却被卷入非他



所能应付的种种事端中。

月亮孩子一生中所经历的远比斯威夫特为格列佛创造的种种奇遇更为惊险，要很好地讲述它，凭我的性格、才智是不行的，也许应该由我的哥哥汤姆来讲述。他在这个故事中的分量和我相比较，是半斤八两，何况他还是个幽默且想像力丰富的人。我回想起父亲的话，他说汤姆是家里天生的诗人，而我不过是个笨头笨脑的家伙罢了。

“求你了，伽莫！”母亲对父亲说道，她心疼地维护我，“你又在伤金的心，还有，你教了汤姆太多你那些老一套的把戏！笨头笨脑总比当贼好！”

“你儿子已经是贼啦？哈！”

他装出一副受伤的无辜样，冲她眨巴眨巴眼睛，随后讲了一个笑话。汤姆会意地窃笑，我却听不懂，因为那笑话的包袱是犹太语里的一个双义词。母亲马上愤怒地回瞪了父亲一眼，然后突然叫我去熟食店买火腿肉，好拿来做晚饭。一听到这东西的名字，父亲就发出一阵哀嚎，可母亲说火腿肉便宜。

尽管发生过这样不愉快的事，汤姆还是知道如何与我握手言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朋友。我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人类登上月球，并得知阿波罗11号飞船再次进入大气层，安全着陆后，我俩站起来，讲和了，并双双立志要当宇航员。

“你们有什么机会，伽莫·霍迪安的孩子们？”母亲不再埋头削土豆皮，抬起头哀愁地看了看我们，疲惫地叹了口气。

“老爸有什么不好？”汤姆盯着母亲，“他比任何人都精明。就像电视里讲的，‘现在，一切都会变的’。如果金愿意，他可以当你心爱的笨头笨脑的儿子，可我，我要到太空去挣大钱。”

“不准叫金是……”

“老爸就是这么叫的，”汤姆提醒她，“其实金怎么样我不在乎。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月球。”

“你最好先念完高中。”

“你最好帮你的小宝贝擤鼻子。”汤姆冲我挤了挤眉眼，一个很假的笑容，“我肯定会成功的，爸爸说我会成为另一个能人，会和他干得一样好。”

母亲听得嘴唇都失去了血色，她没说话，弯身继续削马铃薯。我为母亲也为自己悲哀，泪水使我的视线模糊了。她皮肤很白，金发碧眼，个子虽高挑，却骨瘦如柴。尽管结婚照上的她就已失去了青春年华的光彩，但我敢肯定，她过去绝对是个魅力十足的姑娘。

一次，我和汤姆在一个装有老照片和小饰物的黑漆盒子里翻来翻去，被她逮了个正着。那盒子满是熏衣草的香味，是汤姆在她衣柜里找到的。在我看来，她的像片挺漂亮，可汤姆却取笑她像“一头奶牛”。她扇了汤姆一耳刮子，一把夺走了那盒子。后来，她单独给我看了她的那些青春的纪念物，还告诉我她是怎样从阿肯色州山里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逃出来，满心希望能在大城市里找到机会登台表演。

讲到这儿，母亲禁不住落下泪来。她说她那时骨架太大，音色太单薄。她去过纳什维尔^①的“大奥普里”，去过好莱坞，还去过纽约，可好运从未降临到她头上。结识伽莫·霍迪安时，她正在一家三流酒吧当招待。

“霍迪安”一定是个假名，可我不知道父亲的真名。他是个皮肤黝黑、矮胖粗壮、难以捉摸的人。他会说几种语言，可都说得很糟，英语尤甚。他对任何事都遮遮掩掩，守口如瓶。母亲说他



^①田纳西州首府，号称美国乡村音乐圣地；奥普里，当地WSM广播电台播出的音乐电台节目，后演变成电视直播节目，演唱厅越变越大，最后搬至奥普里之家。

是埃及种，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汤姆相信他是个犹太人。有一次，我听到他生意上的搭档叫他“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亚美尼亚贼”。父亲曾说他自己没有国籍，他的护照是土耳其的，但那也有很可能是伪造的。

父亲曾想给我哥取名为塔马，给我取名为凯末尔，母亲想叫我哥汤姆，叫我金。最后她胜利了。霍迪安一定是父亲到美国后改用的姓氏。他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来美国的，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认识母亲。他称自己为进口商。我们一直没离开过房租低廉的贫民区，开一家小铺子，店面很邋遢，从来没打扫干净过，稀稀拉拉地摆放着父亲那些进口的廉价香水、失去光泽的铜器，还有破破烂烂的小块地毯，住家就安在店的上面或后面。

家里还有其他的进口货，但我对这些东西了解得不多。我爸看到生面孔的顾客时，老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绝大多数时间他都不在家，母亲总说他进货去了。有次他出门，一去近三年之久。母亲对我们说他在安卡拉病倒了，但是汤姆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说父亲准保是在某个地方坐牢。

我升高中那年，父亲失踪了。他一向憎恨西西里人，母亲坚持说是黑手党谋杀了他。但是很久以后，我在母亲的东西里找到了一小包从马赛寄到纽约斯塔滕岛邮局信箱的给“霍伯赫先生”的带香味的信——很明显这是寄给我父亲的。这些信都以非常女人味儿的法国式的笔触，恳求这位“霍伯赫先生”回到齐莉和孩子身边。也许我父亲真这样做了。

虽然我父亲从不是一个挣大钱的人，但没有了他，我们的生活日渐困难。母亲关了店，开始找工作。父亲的一些老朋友时不时会给她一点少得可怜的钱，我想是为了封住她的嘴，不把她知道的那些“老朋友”的事说出去。

一次，这些“老朋友”中的一个把我带到酒吧里聊我的前途。

他个头比较小，皮肤黝黑，对一切都小心谨慎，有点神经过敏，身上散发出一股大蒜和廉价酒的气味。他压低嗓门小声地问了我很多问题，就我否认家里还与父亲保持着联系这一点持绝对的怀疑态度。母亲一定哀求过他，请他给我份活儿干，但他最后却一脸愤愤不平地阔步走出酒吧，让我付酒钱。

我高中毕业那年的春天，母亲绊倒（或者是扑倒）在一辆卡车前。我还有两位心宽体胖的姐姐和一位作浸信会传教士的哥哥，他们从小石城赶来，参加了她的葬礼。我把屋里的杜松子酒瓶统统清扫出门。我没告诉他们，验尸官在母亲手臂上发现了吸毒留下的针眼。

此时，汤姆已开始着手登上月球的事了。比我年长、比我强壮、比我黑、脑袋也比我灵光的他，比我更像我们的父亲，对重要机会的把握也比我更具慧眼。他改掉了讲话时用犹太人用语的习惯，还挣到了一份奖学金，进大学专修太空学去了。我混得比较糟。没有数学头脑，我失去了获得奖学金的资格。母亲的保险金在付完所有账单后仅剩六千美元。我带着自己那份遗产去了拉斯维加斯，想碰碰运气。可我运气很背，只三个晚上钱就输光了。

我真正开始学会长大就是从这次灾难开始的。我长期处于挨饿状态。在我意识到自己没能遗传到父亲的天赋前，被警察抓了两三次。然后我才开始正正经经地找事做：当过酒吧保安，开过出租车，还卖过二手货。还曾买了把吉他在街头卖艺，可我的声音听起来不比我母亲好。我写了歌，没人唱；写了小说，没人出版。我当过DJ、电视台记者，甚至还当过助选人——那个总统候选人后来落选了。

汤姆却一年年地接近我俩儿时的梦想。他先是走进大学校园，然后走入太空部队的军营，最终加入了“太空人联合组织”，简称COSMOS，以“和平开发、利用太空”为宗旨。汤姆以前常拿COSMOS

